

感谢有你

挂念一棵树

◎ 怡然含笑

我坐在伊河边的一条长椅上，长椅背后是一片正在盛放的月见草。长椅左角边站着的一棵小树苗，又长高了不少。

两年前的夏天，我在伊河边散步，遇见一位大姐。她把汽车停在堤顶的路上，提着一个红色塑料桶，顺着堤坡走下来。

连续高温的天气，使得河边的花草树木喘不过气来。大姐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出现的。

她蹭着没膝深的乱草，踩着荒滩上的沙石，磕磕绊绊地向河中央走去。起初我以为她是去河里捡石子、摸河蚌、捉螃蟹玩呢，后来见她高一脚低一脚地提着半桶水从河沿爬上来，又见她挪到河边的长椅旁，把半桶水倒给一棵小树苗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大姐说，她是嫁到洛阳来的，住在涧西区，偶尔走到伊河边，发现伊河滩绿化得这么美。她和丈夫走啊看啊，累了坐在河边长椅上休息，看到旁边有一棵小树苗，叶子有些蔫儿，卷卷的。她想，倘若浇些水，以后它长成大树，不是能给歇脚的人撑起一片绿荫吗？虽然河边树木繁多，不差这一棵小树苗，但大姐还是每到伊河边散步就捎着水桶。

两年内，我遇见过她三次，都是在这棵小树苗旁。

后来，大姐退休了，儿子在国外工作，要她去，但她舍不得离开洛阳。或许让她舍不得的，还有伊河边这棵小树苗吧？

（作者系洛龙区天元社区居民）

发小

◎ 王垣升

“德子，老地方见。”晚十点，我给德子的BP机发去一条消息。

德子是我的初中同学，也是我的发小，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县政府任职。而我，初中毕业后就到城里的一家服装厂干机修工。

德子骑着自行车来了，老地方酒馆是我跟德子聚会的根据地。一瓶酒，两个菜，水煮花生跟蒜汁黄瓜是我俩喝酒的标配。半瓶酒下肚，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对小梅的思念，说到伤心处竟哽咽出声。整个过程德子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这是他的风格。德子送我回宿舍时说：“升子，别让我瞧不起你，多从自身找原因。你若芬芳，蝴蝶自来；你若强大，无坚不摧。”

一语点醒梦中人，我开始重新规划人生。根据我的特长，德子鼓励我报了中文大专班，又给我找来很多学习资料，并以绝交威胁我必须三年内拿到大专文凭。在德子的激励下，我不再破罐子破摔，开始发奋读书，德子常常帮我答疑解惑。

三年后，看着鲜红夺目的大专文凭，我竟有脱胎换骨之感。恰逢县电视台招人，德子鼓励我应聘，还找来老师指导我。再后来，我成了一名记者。娶妻，生子，买房，在我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，都有德子陪伴。

德子与我亦师亦友亦兄弟，是我人生长河中的灯塔，能遇见德子，是我一生的幸运！

（作者系嵩县融媒体中心编辑）

有幸相识

◎ 小草

八年前，五十多岁的我在一家私企打工，和倩同室，对脸而坐。

倩二十来岁，与我女儿同龄，大学毕业，漂亮、朴实，私下里她总喊我“阿姨”。工作上，她咨询我业务问题，我请教她电脑知识；生活上，我们相互关心，渐渐无话不说……

我爱看《洛阳晚报》，从头版到最后一个版，从边角到缝隙。我常把《百姓写手》版上有趣的文章念给大家听，心想，文中有些事儿自己也经历过，怎么就写不出来呢？

一天，倩说给我注册QQ号，我正巴不得呢。没几天，倩摆弄电脑，说帮我申请加入《洛阳晚报》“以文会友”QQ群。我一声惊呼，就凭自己那三脚猫功夫，对群里的人只有仰望的份儿，连忙摇头摆手：“千万不敢！”

倩不理我，强行把我拽入“以文会友”群，无奈，我只得硬着头皮在群里“混”，从

学习“的地得”的用法，到每月绞尽脑汁写上一两篇。眼看文友们捷报频传，自己半年还没“战果”，不免深深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！

退群？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最终决定留下，抽空多读书，认真体味生活，经过数年坚持，竟先后有多篇“豆腐块”发表在《百姓写手》上。其中《美丽的小公园》《不知道你是谁》《真是来对了》，都是我们小区里发生的感人事儿、新鲜事儿；《鼓劲儿》《暖暖牌毛衣》《全新的自己》描写的均是家庭中的温暖瞬间。

我还荣幸地成为洛阳晚报2021年度“十佳写手”之一。

文字的浸润使我心境恬淡，生活充实。倩将卑怯的我推上追寻文学之梦的道路，与她相识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
（作者系洛龙区英才社区居民）

百姓写手

记录老百姓自己的生活

投稿、投图(原创首投)

◎ 邮箱:

wanbaoxieshou618@163.com

◎ 电话:

0379-65233680

忘年交

◎ 夏世友

去年端午节，老家的一个同学打来电话，约我和老伴儿到他岳父家包粽子。

我们如约而至。同学的岳父岳母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，身体都很硬朗。见到我们，两位老人又是搬凳子又是倒水，笑逐颜开。同学私下对我说，他想给老人一个惊喜，没有提前告诉他们，我笑嘻嘻地点了点头。

吃过午饭，老伴儿与同学的岳母开始包粽子。我跟同学在他岳父的指导下，给小菜园里的玉米追了肥，把杂草锄得干干净净。老人想不到我离开田地三十多年还会干农活，有点儿意外。

我与老人聊起来，聊端午来历、家乡戏曲、乡土人情、写作技巧等，越聊越投机，渐渐忘记了我们之间相差的年龄。老人亲切地称我为“忘年交”，再三说晚年能结识我这样“年轻”的朋友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
从此，我与老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我利用抖音、微信等平台，时不时给他发些豫剧、曲剧经典唱段，隔三岔五给他打个电话。每次通话聊天，我都能听到老人爽朗的笑声，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，彼此都不舍得先挂断电话。

前段时间，老人生病住院，我和老伴儿去看他。老人与我约定，今年端午节还到他家一起包粽子。

（作者系西工区纱厂西路社区居民）